

永乐大帝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朱棣
解开夺权高手隐藏的权谋密码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朱棣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

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朱棣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

玮
珏
◎
编
著



朱棣

线装书局

永乐大帝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朱棣
解开夺权高手隐藏的权谋密码



玮
珏
◎
编
著

朱棣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乐大帝——朱棣 / 玮珏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20-1092-5

I. ①永… II. ①玮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1494 号

永乐大帝——朱棣

编 著: 玮 珏

责任编辑: 张媛媛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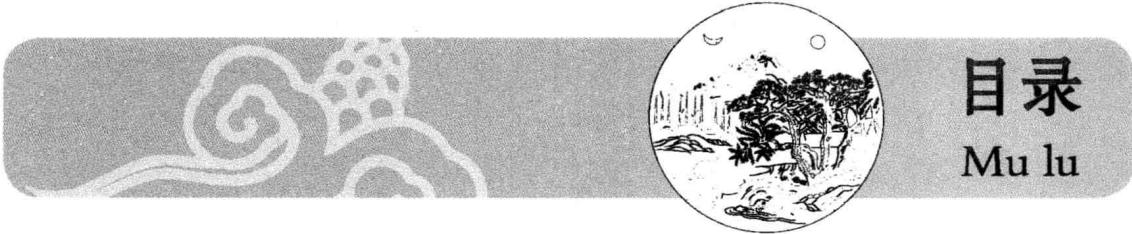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

目录

Mu lu

- 第一章 战乱群雄 受封燕王 / 1
- 第二章 太子毙命之谜 / 50
- 第三章 文帝削藩固权 / 122
- 第四章 燕王挥戈征战 / 169
- 第五章 疆场杀伐 锋芒毕现 / 228
- 第六章 壬午之难 / 305
- 第七章 皇威不再 永乐魂断 / 390

第一章

战乱群雄 受封燕王

明成祖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代。那时群雄并起，互相争战，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，他甚至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。明成祖朱棣自称是马皇后亲生，实际上他的生母是硕妃，为此出现许多的野史和传说。明成祖长大后被册封为燕王，就藩北平（今北京）。他娶徐达的长女为妻，后成为他的贤内助。燕王是诸塞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一个，在防御蒙古诸部的内扰中，他得到了锻炼，也初步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。

元末是个战乱年代，大量老百姓无家可归。真是乱世出英雄，朱元璋异军突起，以应天（今南京）为根据地，积极拓展地盘。朱元璋多妻多子，朱棣是他二十六个儿子中的第四子。其中有好几个儿子都不知道自己生母是谁。明朝建立时，朱棣已经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。那时全国依旧很凋敝、荒芜。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元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四月十七日，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为应天府的南京。应天，是顺应天命的意思。四年前（1356），朱元璋渡江攻克集庆（南京），就将集庆改名为应天。他想顺应天命，推翻元朝，打败群雄，自己当皇帝。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，按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但军情紧急，以至于他都来不及看上一眼自己的这个儿子，就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。至于如何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，他就更没有时间去琢磨了。



依照《明实录》所描绘的当时情景，似乎朱棣一出生就注定要当皇帝。据书中记载，朱棣“初生，光气五色满室，照映宫阙经日不散”。对帝王的这类记载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，封建文帝人总要为帝王头上增添些神秘的光环，例如汉高祖刘邦，史书上说他头上总围绕着一片云气，不管他躲藏在哪个山沟里，他的妻子都可以很容易找到他。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如此，《明史》上说他出生时“红光满室”，以至于邻居们以为他家着了火。

其实这些所谓“真龙天子”和一般人出生时没有什么两样。如果说明成祖出生时真的与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话，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战火的硝烟。

在这里，我们应该顺便交代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。这是因为，当人们要深入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行为的时候，根据普通常识，应该从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生活中去挖掘线索。

元朝末年，由于统治集团日益腐败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，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。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五月，刘福通等人以“重开大宋之天”之义号召，在河南发动了大规模起义。因为起义军战士头上都包着红巾，因此历史上就称之为“红巾军”。

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，刘福通在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，建立政权，国号“宋”，年号“龙凤”。然后兵分三路大举北伐，深入西北和东北地区。后来，刘福通攻占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就以汴梁为国都号令各地。

刘福通带领的红巾军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，全国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。那时，明成祖的父亲朱元璋还是个游方僧，他看到天下大乱，便抛弃了僧人的衣钵，毅然加入到郭子兴的队伍中来。郭子兴见他才略非凡，便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，这就是后来被明成祖称为生母的马皇后。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郭子兴病死，朱元璋就成了这支队伍的统领。他接着率领大军渡过长江，并于第二年占领集庆（今南京），改名应天府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。朱元璋虽然在事实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但他并没有马上称帝，而是仍然用“龙凤”年号，自己只是称吴国公。朱升这时向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策略建议：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。”他根据这种思想，令将士屯田，竭

力兴修水利，以保证军粮供应。因此，朱元璋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，成了一支与群雄逐鹿中原的劲旅。

这时，北边的元政权仍在进行垂死挣扎，各地还有一些与农民军为敌的地主武装，有的地主武装还十分强悍。除此之外，与朱元璋政权并存的割据势力还有一些，而对朱元璋威胁相对较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。

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下。徐寿辉是长江中上游的红巾军头领，在蕲水（今湖北浠水）称帝，国号“天完”，年号“治平”。后来，陈友谅把徐寿辉接到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，不久就把徐寿辉杀掉，自称皇帝，国号“汉”，年号“大义”。他拥众数十万，和朱元璋展开激烈的争斗。

张士诚以平江（今江苏苏州）为都城，自立诚王，国号“周”，年号“天佑”。他不属红巾军系统，对元政权态度不一。

此外，浙东还有一个方国珍的割据政权，也有相当权势。在四川，明玉珍还建立了一个大夏政权，年号“天统”，定都重庆。这些割据势力尔虞我诈，都想取元政权而代之。由此看来，明成祖出生前后甚至他的童年时期，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。

几乎在明成祖呱呱坠地的同时，前线传来了陈友谅攻打太平（今安徽涂县）的告急文书。陈友谅果然攻取了太平，并要接着进攻应天。在这军情危急时刻，也难怪朱元璋顾不上为儿子取名了，他必须马上到前线抵御敌人。朱元璋收复了太平，并乘胜追击陈友谅到九江，逼迫陈友谅奔回武昌。

当时，朱元璋的西边是陈友谅，东边是张士诚，自己处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形势下。尤其令人担心的是，陈友谅和张士诚还相互联手，想消灭朱元璋。按照谋士刘基的意见，朱元璋决定先消灭陈友谅，回头再收拾张士诚。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，朱元璋和陈友谅进行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，双方几乎都出动了全部兵力。陈友谅出兵六十万，大军舰数十艘，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，用的是小船。然而朱元璋的军队上下一心，士气高涨，结果大败陈友谅，陈友谅被流矢击毙。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这个劲敌后，挥师东进，消灭了张士诚，迫使方国珍投降。至此，南边的半壁河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。但直到他登基做皇帝，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仍未平息。称帝后又经过数年征战，他才基本上统一了全国。这种长期的混战，不能不在明成祖幼小的心灵上留



下深深的印记。

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旧历年底，朱元璋打算转过年就要正式登基做皇帝了，看到自己已经有了七个儿子，自然是满心兴奋。这时形势已经安定，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他祭告太庙，把自己渡江后生了七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。

仰承先德，自举兵以来，渡江生子七人。今长子命名曰标，次曰棣、曰栢、曰棣、曰榘，曰桢、曰榑。此时明成祖已经七周岁，他这才和所有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。

朱元璋不仅为儿子们取了名，而且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定。他的每一个儿子都作为一支，每一支都拟定了二十字辈分，作为一世，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。明王朝这种宗室命名规定在《明朝小史》中有详细记载：

帝以子孙蕃众，命名虑有重复，乃于东宫诸王世系，各拟二十字为一世。以某字为命名之首，其下一字，则临时定义，以为二名，编入玉牒。至二十世后，复拟续增。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则曰：高、瞻、祁、见、祐、厚、载、翊、常、由、慈、和、怡、伯、仲、简、静、迪、先、猷。

但名字的下一个字也不能随便取，而是要“按五行相转”。例如，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，他的儿子朱高炽，属火德；孙子朱瞻基，属土德；曾孙朱祁镇，属金德；玄孙朱见深，属水德。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，意在传之永久。但人们看到的却是，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那二十字只刚刚用了一半，他所建立的明王朝就灭亡了。

二

明成祖的生母是谁，居然还是个谜，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根本不可能。但这个谜确实存在，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，长期吸引着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考证。从问题的本质来看，就是嫡子和庶子的问题。



中国古代存在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，特别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。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，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。正妻被称为嫡母，其他的妾被称为庶母。对帝王家来说，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异。根据封建宗法制度，皇帝死了，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。就算嫡长子死得早，如果嫡长子有儿子，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，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。如果是嫡子，即使不是老大，也更靠近皇位。

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，自然也就是所说的嫡子了。明成祖从侄儿建文帝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，马上命令臣下编写了《奉天靖难记》，记述了靖难之役的经过，为他歌功颂德。此书一开头就写道，今上皇帝（明成祖），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。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：长懿文皇太子，次秦王，次晋王，次今上皇帝，次周王也。《太宗实录》是仁宗时修的，仁宗自然也称自己的父皇为高皇后所生。以后，各种正史都沿用了这种说法。因此，人们大都不知道其中潜伏着一个不小的谜。明成祖事实上并不是高皇后所生。

从明清以来的各种史籍来看，有关明成祖生母的说法大致有五种：

第一种说法是如上所说，高皇后生了五个儿子，第四子就是明成祖朱棣；

第二种说法是懿文太子和秦、晋二王全不是高皇后所生，只有明成祖和周王为高皇后所生；

第三种说法是高皇后生懿文太子和秦、晋、周王，明成祖是达妃所生；

第四种说法影响较大，称明成祖乃元顺帝的妃子所生；

第五种说法是，明成祖乃是硕妃所生。

经过学者们长期多方验证，现在已可以确定，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，而是硕妃。这种说法最可信的依据是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对孝陵神位的记载：左一位，淑妃李氏，生懿文太子、秦愍王、晋恭王。右一位硕妃，生成祖文皇帝。太常寺是掌管皇家宗庙礼仪的官署，《太常寺志》对皇家血统的记载自然较为可信。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，太常寺对孝陵配享神位的记载是不敢乱来的。可惜的是，这本《太常寺志》现已失传，我们无法亲自查证。但明代学者有的看到了，并在自己的书中做了记载，所以是可信的。比如明代人何乔远也记道：

臣于南京见《太常志》，云帝（明成祖）为硕妃所生，而玉牒则为高皇



后第四子。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，既无可疑。南（京）太常职掌相沿，又未知其据。臣谨备载之，以俟后人博考。

何乔远是万历年进士，曾任职于南京工部，博览多闻。他亲眼看到南京《太常寺志》的这种记载，虽“未知其据”，但这种记录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，也是可信的。正因这样，所以谈迁在《国榷》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，文皇帝，御讳棣，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，母硕妃。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，盖史臣因帝自称嫡，沿之耳。今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，载孝陵附享，硕妃穆位第一，可据也。

在中国古代，宗庙神位有“左昭右穆”的规定。这里说“硕妃穆位第一”，即右边第一。这同前边的记载是相同的。

明末清初人钱谦益和李清对此事还进行了考评。李清见到《南京太常寺志》的这种记载很惊讶，去问大名士钱谦益。钱谦益虽然博学，但也不能确定真假。李清在明末曾经担任大理寺左丞，钱谦益在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。在弘光元年元旦谒祭孝陵时，二人依靠他们身为大臣的有利条件，趁机打开孝陵寝殿，“入视果然，乃信”。

有人还在诗咏中记载此事：

高后配在天，御幄神所栖。
众妃位东序，一妃独在西。
成祖重所生，嫔德莫敢齐。
一见异千闻，“实录”安可稽？

硕妃为明成祖生母，还有一个有力证据，就是南京大报恩寺中对硕妃的供奉。明成祖即位后，以报答高皇后母恩的名义，在原来天禧寺旧址上修建了大报恩寺，让一些僧人为母亲祈福。然而，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硕妃。只是殿门经常封闭，外人难得一见真相。陈雨叟在《养和轩随笔》中记有此事：

幼时游南京大报恩寺，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。父老言，此成祖生母硕妃殿也。硕妃，高丽人，生燕王，高皇后养以为子。



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，中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和黄云眉都做过精细考证，都得出了硕妃是其生母的结论。现在已可以确定，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，而是硕妃。至于硕妃是朝鲜人，还是元顺帝的妃子，又或者是硕妃原是朝鲜人，先被元顺帝纳为妃，后又被明太祖纳为妃，则诸说纷纭，难以考证。

之所以花那么多笔墨来考证成祖的生母问题，这是因为，它不仅关系到成祖的身世，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。这个问题成了他一块重大的心病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掩饰，担心别人知道了他的老底。例如，《明太祖实录》本来已在建文帝年阐修好，但他即位后又一再命史臣重修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掩盖其生母并非是高皇后的真相。一些文臣就是因为做得不合成祖心意，所以或早或晚地丢了脑袋。仔细看一下《明实录》就会发现，明成祖经常声称自己乃高皇后所生，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似乎没有必要，甚至可以说有点神经质。例如，在组织靖难之役时，他告诉将士：

我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嫡子，国家至亲。

当他率兵攻入南京以后，他在公布的诏书中又称：

朕为高皇后嫡子。祖有明训，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王得兴兵讨之。

仿佛他一称自己为嫡子，起兵夺取帝位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似的。而且当他的侄子晋王济炫来朝时，他又赐书给他，说道：

吾与尔父皆皇考妣所生，自少友爱深厚。

这种不时申述一番自己生母是谁的做法，不要说对一般平民而言是多余的，就是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。但也正是这些看似多余的申述，使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言辞后面的真相。

三

皇子们的正式命名给应天城内的新春佳节添加了一抹喜庆的色彩，何况这一年的除旧布新又不同于往年。在阵阵爆竹声中，一个新的皇朝——明朝



诞生了。

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正月初四，皇城内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繁缛的登基仪式。朱元璋正式登基称帝，建元洪武，并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，长子朱标为太子。登基和册封仪式完毕后，朱棣先同几个兄弟一起去恭贺母后马氏，接着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。拜贺仪式是礼臣们事先准备好的。一片礼乐声中，由二哥朱棣代表大家背诵一段贺词：

小弟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，不胜忻忭之至，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。

这种拜贺仪式看上去就像是一种虔诚的表演，但是，这意味着一向在一起嬉戏玩耍、相处无间的小兄弟们，从此就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。

作为明帝国的开创者，朱元璋本是一个非常具有谋略的政治家。在元失其驾馭、四方鼎沸的形势下，他以凤阳皇觉寺中的一个穷和尚身份，不失大乱之机，历百战而后竟为天下之主。但在分封诸子的问题上，他的政治远见却被强烈的宗法意识所蒙蔽。他以为，周天子大封诸侯，所以行之久远，秦始皇废而不行，很快便致亡国。尤其是鉴于宋、元末年宗王衰弱，帝室危难之秋缺少屏护的教训，这位乱世英雄越发觉得，只有将儿子们封以爵号，分镇诸国，才能形成一道捍卫天子的屏藩，保证朱氏天下万世一系。

以宗室力量来限制朝中官僚系统的权臣，抵御外乱，正是中国君主制下时常使用的政治方略。

首次封藩的安排，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（1370）四月初三大宴群臣时提出的。当时功臣还没有封赏，自己那些并无尺寸之功的儿子们却要被封到各地当藩王，为了不让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，朱元璋特意向大臣们表白说：“朕以皇天眷佑，才得以平定海内。然而天下之大，必树藩屏，上卫国家，下安生民。如今诸子已渐年长，应该封以爵号，分镇诸国。这并非朕私庇自己的儿子，而是遵循古代先哲的榜样，为求长治久安之计。”

“陛下封建诸王，以卫宗社，天下万世之公议。”华盖殿中，群臣异口同声地回应。

册封诸王的诏谕，据说出自当时以文章出名的王伟之笔。因为这些诏谕被指定为朱氏子弟学习政务的教材，其中许多句子朱棣是可以背诵的：

朕荷天地百神之灵，祖宗之福，起自布衣，艰难创业。惟时将帅用命，遂致十有六年，混一四海。功成治定，以应正统。考诸古昔帝王，既有天下，子居嫡长者，必正位储贰。若其众子，则皆分茅胙土，封以王爵，盖明长幼之分，固内外之势者。众建藩辅，所以广磐石之安；大封土疆，所以眷亲友之厚。古今通谊，朕何敢私！

四月初七，晨鼓重重地响过三声，皇宫中显出异乎寻常的庄重肃穆的气氛。仪式执事人一大早便各就其位，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。

奉天殿内十分安静，端正地摆着五座宝册案，殿前的丹陛上，东侧摆着十座宝册亭。

鼓声中，朱元璋身着衮冕登上奉天殿中的御座，鞭炮一响，司辰官上报典礼时辰已到，朱棣和将要受封的诸王一起，在四位引礼官引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，到奉天殿前跪了下来，在乐声中向父皇行礼。

承制官从殿内捧出制书，由殿中门走出，站定后高声宣读：“封皇子第二子为秦王，第三子为晋王，第四子为燕王，第五子为周王，第六子为楚王，第七子为齐王，第八子为潭王，第九子为赵王，第十子为鲁王，从孙守谦为靖江王。”宣读完毕，诸王俯伏在地，又一次向御座行礼，随后便依次进入殿内接受金册和金宝。首先是朱棣，然后是朱栲，第三个便是朱棣了。

奉天殿中过分的严肃掩盖了应有的喜庆，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程式进行的。朱棣很希望像秦王那样第一个接受册宝，但他更希望像大哥那样在前两年被封为太子，父皇和百官只为他一人举行典礼。他明白，封了太子将来是要做皇帝的，而藩王只能永远是藩王罢了。正在遐想，引礼官已经走到他面前。朱棣在乐声中被引领至御座前的拜位上跪下——上面是父皇，父皇身边是长兄太子。读册官开始宣读金册上的文字：

昔君天下者，必建屏翰。然居位受福，国于一方，并简在帝心。第四子棣，今命尔为燕王，永镇北平，岂易事哉？朕起农民，与群雄并驱，艰苦百端，志在奉天地、享神祇。张皇师旅，伐罪吊民，时刻弗怠，以成大业。今尔有国，当恪敬守礼，祀其宗社山川，谨兵卫，恤下民，必尽其道。体朕训



言，尚其慎之。

诸王的册文，除去名讳、封王和封国不同，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。

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、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。他庄重地接过来，交给身旁的内侍，然后向着御座跪拜下去。礼毕，朱棣再由引礼官引领出奉天殿，两名内侍把册宝放在册宝亭的盘匣内，退立于丹陛之东。朱棣站在殿前，说不清此刻的心情如何。好几天之前，皇子们便反复练习今天要举行的仪式，今天天没亮，他们就被带到宫墙外等候了。此时他感到有些累，很想舒动一下筋骨，哪怕是抬头看一眼大殿顶上无际的长天也好，但他不能，因为这会被父皇斥责为失礼。突然，他听到赞礼官一声什么呼喊，那是吴王、楚王接受册宝的仪式也结束了。然后他与诸王随同抬着册宝亭的内侍，由东陛下殿，走出奉天东门。

朱棣得到的所谓金册，事实上只是两片金页，上下有孔，用红绦连缀在一起，开合如同书本。册文均以楷体书写，镌在金册上。册盘用木雕刻而成，上面有一条用浑金沥粉描绘的盘龙，外面用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。金宝就是一方金印，正面用篆书刻着“燕王之宝”，上面用龟纽装饰。金宝放在饰金木篋中，外面也盖着红罗销金夹袱。

这次典礼，齐王、潭王、赵王、鲁王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参加。朱元璋派丞相承制官携带册宝，分别授给他们，最年幼的则由乳母抱着行礼。仪式依旧严肃而冗长。

受封当天，诸王还要依次朝谢皇后、太子，诸王之间又要互相致贺，丞相又率百官给诸王祝贺，同样是没完没了的鞠躬叩首，鸣鼓奏乐。

一片道贺声中，朱棣的燕王生活从此开始。这时他还差十天整满十岁。这个年少的藩王不管如何“天纵英明”，也不会知道自己日后该在这座深宫内外扮演怎样一个角色。

四

在燕王朱棣眼里，似乎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元旦刚过，微雨便带来了春信，那吹在脸上的风已是有些软了。

他现在是驰奔在北平通向应天的官道上。

他从洪武十三年离开应天就藩北平，除去孝慈高皇后崩逝和“大祥”回过京师，再就是四年前的一次。但那都不是在这样的季节，因而不会有穿越冬季而飞速进入春季的快感。

他是在正月初二起程的。离开北平的前夕，就是元旦的清晨，他还端坐在燕王府承运殿上，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。那时节的北平寒风凛冽，遍地皆是冰雪。人们只能用纸或绢做的花朵来矫饰春节。然而越往南走，特别是进入江淮流域，渐渐就暖起来了。那随处可见的一片片嫩绿，以及不时闪过的一簇簇鹅黄——想来那是盛开的迎春花，却都是真实的，蓬勃的。这时候他的心里也便春意盎然了。

燕王的车驾潮水般地向着京师奔流。

前头是六面龙旗，以及由执幡、执幢、执伞、执扇、执立杖、执立瓜、执仪刀、执骨朵、执斧、执响鞭等校尉所组成的仪仗；仪仗之后是带有燕山护卫标志的马兵；燕王及其扈从，连同他的妃子的车舆是在队伍的当中；再后面是载有器物的车辆；再后面又是护卫的马兵……

按照朝廷的规定，亲王完全可以乘坐镶金饰玉的轿或大马辇的，但燕王却宁愿骑马。这倒不是他的父皇提倡乘马，主要还是因为骑在马上可以使人肝胆舒张，豪情奔放，尽显其英武风采。

凡燕王的车驾经过之处，地方文武官员免不了要远接远送，设宴洗尘。但燕王早已传谕下去，一切礼仪从简，而且尤其注意不得扰民。所以他的行速极快，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了应天。

燕王穿的是织有金盘龙的绛红袍（但里面套了薄而软的狐裘），并没有



戴护耳，因为风并不冷。他甚至觉得脊背上已沁出了细密的热汗。在他稍后一点儿有三乘马，中间是他的二子朱高煦，朱高煦左右两边是燕山护卫副千户朱能和燕王府长史葛诚。这一回燕王返京向父皇贺春，他特意带上了王妃和朱高煦，也让他们到中山王府探视一下徐姓的亲戚。而且，他还打算就住到中山王府里。他对那座曾经是父皇“吴王府”的宅邸，有着一种异样的感情。这种感情的动因非常复杂，我们尚来不及解析。

燕王的车驾潮水般地继续奔流……

忽然朱高煦望着燕王的坐骑，不无羡慕地说：“父王这匹红马，可真是好马呀！”

燕王一听，顿时高兴起来。他是最喜欢马的，因此也极喜欢与人谈马。他说：“小子，你知道这马有什么名堂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叫大宛汗血马。”燕王说。

“是呀，是汗血马。”朱能说，“这马你知道是谁贡献与王爷的吗？”

朱高煦想了想说：“是不是凉国公蓝玉送的？”

“不对。”燕王说，“蓝玉征北归来途经北平，倒是想送我几匹良马的，可我一匹没要。”

“殿下的一匹没要。”葛诚说，“殿下以为战马乃战场上俘获之物，该上缴朝廷才对。为这事我看凉国公面色上还有点不好看呢。你说是吧，王爷？”

“他是有点难堪。”燕王说，“或许心里还为此存了芥蒂……”

朱高煦又问：“那这马是哪个送的？”

未等燕王回答，朱能插话说：“是乃儿不花。北元的太尉乃儿不花。这事儿我最清楚！……”

于是，在杂沓的马蹄声中，朱能讲述了一段令燕王引以为荣的往事。

那时候北元王朝的太尉乃儿不花拥兵边陲，似有南侵之意。为此洪武皇帝告诫晋王、燕王，令他们节制边陲兵马以为屏障。就在两年前，恰好也是这样的初春，皇上命晋、燕二王分两路率师北征。随同晋王的，有定远侯王弼；随同燕王的，则是颍国公傅友德和南雄侯赵庸、怀远侯曹兴。而驻藩青



州的齐王朱棣，亦奉旨带山东都司兖州护卫及徐、邳二州的精锐部队，挺进塞北，听从燕王指挥。

这是燕王和晋王头一回带领千军万马出师讨伐。燕王兴奋无比，却又有点莫名其妙的紧张与不安。

其实，兴奋而又紧张不安的何止他一人！还有他们的父皇呢！过后朱棣才觉察出，他从踏上征途的那一天起，在他踏出的每一个脚印上，都印有父皇殷殷的目光！

是啊，洪武皇帝，那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当他高瞻远瞩地安排大明万世江山时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才选择了这样一次机会，亟盼儿子们能获得成功。如此，则二十年来封藩的一个重要目的，便可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能实现了。

三月二日，燕王率师出古北口，开始了他的首次征旅。他曾默默吟诵着“大漠风尘日色昏，红旗半卷出辕门”。他把自己设想成“不教胡马度关山”的“飞将军”。

漠北三月，尚料峭春寒。除了无边无际的沙丘，除了难得一见的蓬蓬枯木，并不见人兽之踪影。奇怪，元军究竟驻屯在哪里呢？

燕王召集众将说：“我与将军们受命出征，至今不见敌之踪迹。彼既无城郭可以居之，必会时常流徙。我们不能茫无目的地瞎找，必须先派侦察，探得敌人下落，再作计较！”众将称善。随即派人四处侦察，终于获知乃儿不花的部队驻扎在迤都一带。

燕王率师急奔迤都。

天气瞬息万变。突然降下一场大雪，将这无垠荒原变作银白世界。明军自南方来，未做防寒准备。燕王本人也领略了“狐裘不暖锦衾薄”的滋味。此时有一些将士已畏葸不前了。

燕王不想半途而废，更不想坐以待毙。他对众将士说：“天气恶劣，倒也是好事，敌必放松警惕。我等宜乘雪速进，恰可以出奇制胜！”

明军冒雪行进。担任向导的百户晃儿忽做给燕王带来一个好消息，说他的侦察在一片大沙丘后面发现了乃儿不花的营盘。将军们十分兴奋，催促燕王赶快发令，“杀他个片甲无归！”然而燕王却沉吟道：“不可！……”

他记起了父皇的谕示。对元人应恩威并用，采取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